

翦春集

翦 春 集

現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翦春集

每冊定價一元二角

版權

著者：鄭子瑜

所有

出版者：現代出版社

翻印

發行者：大公書局

必究

承印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香港德輔道中一五四號
電話：二七六三四

序

我自一九三五年在故鄉——漳州——創辦漣漪文藝月刊，開始學習寫作，忽而起勁，忽而中輟，到如今已有將近十七年的歷史了。

漣漪出刊未久，不幸夭折。於是，我又與廈大的一些學友和教授朋友們，合編了一個九流文史月刊，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因為銷路不佳，經費困難，勉強支持了幾個月，又告停刊。那輕過的詳情，我都寫入瀛洲舊夢一書裏。這書直到大前年春我被宇宙風社聘為特約編輯時才由該社出版的。

在中華國學研究所的時候，習作的機會更多。記得在抗戰開始的前一年，滬上著名的雜誌，如人間十日、宇宙風、逸經、上海漫畫……等，以及漢口的西北

風（原名「人間世」）半月刊，都有我的雜文發表。其中有幾家，且特約我爲經常撰稿人。後來逸經社與宇宙風社在香港合辦大風半月刊，我南渡到了北慕娘，又担任該刊「風雨談」一欄的經常撰述。直到太平洋戰事發生，大風停刊，我才停止了投稿的生涯，隱身歸農去了。

勝利後，我患了一場大病，很少寫作。偶然也有一些雜文，在星洲的南洋雜誌，重慶的人物雜誌，以及香港的學生文叢等刊發表，但那篇數是寥寥無幾的。而編著的幾冊專書，有的早已寄到國內去出版；有的已經積壓多年，還沒有把它整理問世。

這十七年中，我幾乎都在窮困、疾病、孱弱和流離中過生活，極少享受「明窗淨几」的安適。我的一支禿筆，還是初學寫作之後的第一個新年（一九三六年），上海的一家報館寄送給我的。往往連買稿紙和墨水都成了問題。有時稿件雖已寫好，寄費（郵票）卻沒有着落；有時稿子已經發表，雜誌社還沒有將雜誌

寄到，而書坊却已先辦來擺在那裏出賣了，爲着先覩爲快，很想買它一本，但按袋子，却又躊躇下來。——記得「七七」的前夕，爲了要購買那刊載我的那篇「郭培爾的『合式』」的人間十日第七期，五分錢還少了二分，很是尷尬，後來還是由我的朋友王新民兄替我湊足才買到的。

近幾年來，生活稍稍安定些，於是乎才有整理舊作，編編集子的心情。

這集子並不就是我的雜文的總集，然而却是我的雜文的重要的一部分；因爲我十七年來所作的雜文，除了用文言文寫成的十來篇，另編爲「過去集」，以及在大戰中燬去的數十篇之外，差不多都收集在這裏。——挑去了自己覺得不滿意的幾篇，剩下的二十餘篇，取不充足之意，名之曰「翦春集」，就算是我的習作集吧。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雨夜鄭子瑜序於南洋。

雜感、隨筆、短論

翦春集目次

雜感、隨筆、短論

- 一 「說與旁人渾不解」……………(一)
- 二 郭培爾的「合式」……………(五)
- 三 說「口」……………(八)
- 四 學習偶感……………(一〇)
- 五 「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一四)
- 六 打「盜跖之狗」……………(一六)
- 七 大家需要生活……………(一九)
- 八 「中國現代文人逸事」序……………(二二)
- 九 文學作品的「比喻」……………(二五)

一〇 文學得攪緊科學的手……………(三〇)

談書、談畫、談像

一一 「柳如是」……………(三七)
一二 一幅水達雅兒人的苦鬥像……………(四〇)
一三 子愷的畫何以會印在人們的心中……………(四三)
一四 魯迅的「秋夜」……………(四六)

人物

一五 天仙訪郁達夫記……………(六五)
一六 悼魯迅先生……………(七〇)
一七 魯迅在廈門……………(七三)
一八 「得是夢便好」(憶亡母)……………(七六)

一九 孫中山先生習醫記……………(八〇)

二〇 悼劉士木先生……………(八六)

雜考

二一 圍棋雜考……………(九一)

當劉

在呢喃呢

不能領會

旁人渾不

燕子

浪漫主義

由這

因了

文：

「有一天，亞那託爾法蘭斯和朋友們靜靜地談天：

『批評家時常說，摩理埃爾（Jean B.P. Moliere）的文章是不好的。這是看法的不同。摩理埃爾所措意的處所，不是用眼看的文章而是用耳朵來聽的文章。爲戲曲作家的他，與其訴於讀者的眼，是倒不如訴于來看戲的看客的耳朵的。看客是大意的。要使無論怎樣大意的看客也聽到，他便反覆地說；要使無論怎樣怠慢的看客也懂得，他便做得平易。……』」

如此這般的見解，却不由我們不異議了。文章所以好的處所，從形式（文字）說，是在乎「明白易懂」，則在乎他——作者「措施的處所」，可以「用耳朵來聽的」。但，同時，也仍舊可以「用眼看的」。可以「用耳朵來聽的」而不訴于讀者的眼，是不如訴于來看戲的看客的耳朵的」。但這「不如」是很難得地

不如的。至於文章能做到「無論怎樣大意的看客也聽到」，「無論怎樣怠慢的看客也懂得」，在形式上已經算是成功了，反覆與不反覆，又有什麼關係？「平易」嗎，正是現在所需要提倡的所謂「大衆化」。我們不知道這裏所謂「批評家」也者，是不是法蘭斯自己理想出來的。老實說，我不敢相信普天之下竟有這種「不知所云」的批評家。

然而，作者引出了這一段的故事之後，却又發表了他自己的偏見說：

「文章和演說的不同，就在這裏」。

接着，他又發了一大堆的囁嚅，最後結論道：

「所以，所謂文章家和所謂雄辯家，是否一個人可以兼做的呢，倒很是疑問。……」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工具，故文、言應該是合一的，而他竟替牠們分起家來。雖然事實至今文、言尙是分家，但，這是畸形的現象，我們總不可不相信牠們

是有合而爲一的可能。所以，「所謂文章家和雄辯家，是否一個人可以兼做的呢」，這倒不是「疑問」而是「愚問」的了。巴爾扎克所以爲人嘆服的原因，就在他的「用會話來描寫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寫的人物的會話寫得活潑潑地好像耳聞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對話的完全。」（見許遐文）

世間有許多「說與旁人渾不解」的人，有的是根本不善說話，有的是故弄玄虛。假若我的話沒有什麼不對的話，則法蘭斯所謂的「批評家」和鶴見祐輔，他們都像燕子呢喃呢喃地語着罷了。

發表「漣漪月刊」創刊號。（民國廿四年五月一日出版）

郭培爾的「合式」

上海時事新報載着一通路透的柏林電報：

『今日宣傳部長郭培爾博士，在德國文化協會及「愉快健身」組織之聯合會席上，宣布一種命令：統制對於藝術文學工作之批評。郭氏聲稱：以二十二歲之青年，尙在各報批評年已四五十歲者之工作，此種情形，殊難容忍！彼等在敘述此項藝術工作之先，首應訓練其本身；因此項工作之本身，需要極多之意識及訓練也。』

當時我看了這一段新聞，覺得奇怪，就把牠抄下來。一時並沒有加什麼按語。有吧，就是這一句：「真是奇事」！到了現在，才知道自己也未免「見駱駝

言馬腫背」。因爲這種「命令」的「宣布」，在他們是「合式」的。

「合式」雖然合式，而對他們的動機，却不妨加以研究一下。據電文，爲的是有「二十二歲之青年，尙在各報批評年已四五十歲者之工作」；郭君「有鑒於此，」因而……。這就涉到「老」「少」問題。竊以爲郭氏所「聲稱」的意見，不外這二種：一，青年人必須尊敬長老，長老所做的事業無論對與不對，青年人是過問不得的；二，青年人的學識經驗都不若長者的豐富，那裏可以反而批評長者的工作呢？據其下文「彼等（指青年人）在敘述此項藝術工作之先，首應訓練其本身；因此項工作之本身，需要極多之意識及訓練也」云云，當以後一說的臆測爲對。

可是歡喜動筆的人，偏多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人，而郭氏「聲稱」的理由，并不能叫他們相信的。青年人「在敘述此項藝術工作之先，首應訓練其本身……」這是說得過去的；但必欲加以「統制」，不許其「批評年已四五十歲者之工作」，這

就有點拘泥了。學識經驗的豐富與否，並不一定與年齡成正比例的。一個人的學識經驗，儘管多是「與年俱進」；但這只是說，四十三歲時的郭培爾，學識經驗比四十二歲時的郭培爾豐富些，却不能說四十三歲的郭培爾，比任何一個四十二歲的人較有湛深的學識，豐富的經驗。這理由至為明顯。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在若干時期中，各人所「增進」的也就有多寡和差異。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當然，這「四十九」仍是指他自己的「四十九」。否則除非世間有兩個遽伯玉。

因而我們覺得郭培爾的禁止二十二歲的青年去批評四五十歲者之工作，也不見得真是爲着學識與經驗的問題，而僅僅是爲着他們的「合式」，叫天下不再開口而已了。

發表「人間十日」第十期。（民國廿六年五月廿日出版。）